

在鲁西南,曾有两个姬姓小国:茅国和极国。茅国是周公的直系后裔,极国是戎人建立的鲁国附庸。一个是兄弟之国,一个是姻亲之国,都指望鲁国给自己撑腰,可谁想到,这两个国家最终一个因鲁国而亡,一个亡于鲁国之手。弱肉强食的时代,血缘关系真心靠不住。

提起茅国,如今已经很少有人知道它的存在了。茅国名气不大,土地不广,却和一位传奇人物——周公关系密切。

武王当年将周公封到了曲阜,但是因为开国之初百废待兴,朝廷实在离不开这位肱股之臣,周公就让自己的大儿子伯禽来到鲁国就封。此外,周公其他几个儿子也得到了朝廷褒奖,有的在中央任职,有的在外获得封地。

茅国就是周公的另一个儿子茅叔的封国。如此看来,茅国很特别,它是除了鲁国以外,山东地区少有的周公直系后裔,虽然国家不算大,但是血统高贵,政治地位颇高。再加上鲁、茅两国距离很近,两国的开国国君是同姓兄弟,打断骨头还连着筋,所以茅国和鲁国的关系一直较为紧密。

茅国故地在哪呢?汉代学者杜预注《左传》时指出:“高平昌邑县西有茅乡。”提起昌邑,今天很多山东人并不陌生,可此地昌邑却非彼昌邑也。山东大地上存在过两个昌邑县:“年长”的位于菏泽巨野县大谢集镇前昌邑村,是秦始皇设置的昌邑县;“年幼”的就是现在的潍坊昌邑市,北宋建隆三年(公元962年)置县,两者差着将近一千二百岁呢。显然,茅国故地位于古昌邑县茅乡,大体相当于现在的巨野、金乡交界处一带。

按说有鲁国这个老大哥罩

〔山东古国系列之十七〕

兴也因鲁国,亡也因鲁国 茅国和极国

□本报记者 张九龙

着,舒舒坦坦过日子的茅国应该很有安全感,可谁想到,茅国倒霉就倒霉在鲁国身上,稀里糊涂招来了无妄之灾。

茅国旁边除了鲁国,还有一个虎视眈眈的强国:极国。鲁国和极国都属于有野心的类型,只要条件允许,总想着不断扩张。可一山不容二虎,两国的矛盾愈演愈烈,从公元前716年到公元前488年的二百多年里,鲁国和极国的共同话题就是打仗、打仗,继续打仗。

到鲁定公和极隐公的时

候,情况终于有所缓和。鲁定公崇尚以儒治国,重用孔子,对外比较友好,因此和极国的关系有所改善,两位国君还举行了会盟。可好景不长,新登基的鲁哀公把他父亲那套仁义礼智信抛到了脑后,当年冬天就命人在漆地筑城,准备出兵收拾极国这个老冤家。第二年,仲孙何忌出兵进攻极国。又过了一年,再次出兵攻打极国。

极国虽然强大,但和鲁国比起来,实力还是差一大截。眼见自己硬打占不到丝毫便宜,极国便投出了糖衣炮弹,用漵、沂两地的土地作为贿赂献给鲁国,希望鲁国退兵。见有土地可得,鲁国便和极隐公在句绎结盟,达成了停火协议。

极隐公是出了名的暴脾气,虽然面对强敌只能卑躬屈膝,进贡赔礼,可他心里的那股怒火却根本收不住。恼羞成怒之下,极隐公居然调转枪头,瞄准了茅国,一顿胖揍,轻轻松松就把茅国给灭了。

天下终究归一统,小国早晚灭亡,可像茅国这样遭受灭顶之灾的,也算是够无辜的了。对极隐公的强盗行径,鲁国并没有多大的反应,从此茅国故地就归属了极国。而茅国公族子孙以及国民就以国名为姓氏,称茅地氏、茅成氏,后简化为单姓茅氏、茆氏、菅氏。

在山东金乡、鱼台一带,曾经存在一个小国叫极国。很长时间里,它都是鲁国的小伙伴,可最终还是亡于鲁国之手。

极国的来历颇为神秘,普遍认为极国是姬姓国,但孔颖达在《春秋左传注疏正义》中称:“极,戎邑也。”极国居然是戎族人建立的国家,这让不少人大跌眼镜。在传统观念里,戎族主要是先秦时期生活在中国西部和北部的游牧民族,周幽王末

年戎人一度攻入了京城,灭亡了西周。

戎族的生活习惯、礼俗、语言与中原地区的华夏民族差异很大,被视为蛮荒之族,可殊不知,周人的先祖正是从西部发迹的,在很长时间内,周人和戎族是既斗争又融合的。春秋早期,戎族势力很盛,中原华夏诸国受其威胁较严重,即使晋、齐等大国也经常要遭到戎的侵袭。此时,戎族大体可分为七支,有一支叫“己氏之戎”,还真就活跃在鲁西一带,今天曹县安蔡楼镇就曾有他们的城邑。如此看来,极国是戎人建立的国家就不足为奇了。

长期以来,戎人极国和鲁国和平相处,互不相扰。鲁惠公的时候,极国向鲁国求亲,希望结盟。鲁惠公对戎人心存芥蒂,对此表示了拒绝。但是到了秋天,他就改变了主意,答应了极国的请求。

不知极国的祖先本就为姬姓,还是因为和鲁国联姻后成为姬姓,总之,这个戎人建立的小国摇身一变成了鲁国亲属、姬姓同宗,身份不俗。但到鲁隐公的时候,极国却栽在了自己最倚仗的鲁国之手。

关于极国的灭亡,《左传》记载很简约:“无骇帅师入极。”这话看起来平淡无奇,却暗含着春秋笔法。“无骇”仅仅是名,史官故意隐去其姓氏。无骇是鲁孝公曾孙,在鲁隐公时担任鲁国的司空之职,所以也被称为司空无骇。

既然是鲁王室正宗,无骇自然是姬姓了。兄弟阋于墙,姬姓子孙灭亡姬姓小国,这在以礼乐正统自居的鲁国那里显然不是什么光彩的事。“良史直笔,焉得无讥?”虽然明着不好说,但是暗地里鲁国的史官还是玩了这么个文字游戏。

【有此一说】

尉迟恭何曾来过阿掖山

□张所昆

尉迟恭(585—658),字敬德,唐朝名将,官至右武侯大将军,封鄂国公。他勇武善战,玄武门之变助李世民夺取帝位。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过年有贴门神的风俗,尉迟恭与唐朝另一名将秦琼,是深受欢迎的一对门神。

尉迟恭,这位千古留名的历史文化名人,传说他与日照还曾有一段缘分呢。

日照市岚山区阿掖山东北麓曾有一座古刹,名曰卧佛寺,古称卧佛院,民间俗称下寺(山顶还有一座上寺)。光绪《日照县志》载:“(卧佛寺)有唐碑,火毁;元大德碑,尚存。寺前银杏二株……”在卧佛寺遗址处,这两株历经劫难的古老银杏树,现今仍然存活,挺拔直立,超然物外。据古卧佛寺遗址处存放的碑文记载:“(卧佛寺)自前唐时建于尉迟公(敬德)实平辽屯兵报捷处也。”现今在两株古银杏树前,景区管理部门立起一块宣传牌子,辑录了碑记文字,以此告诉游人:这里遗存历史典故。

对于上述碑文所记,笔者一直不敢相信,心存诸多疑问:尉迟恭平辽怎么会取道于此?屯兵报捷又是向谁?除了上述碑文片言只语之记载,缘何再难寻旁证?数百年来,为什么不见有人论究此事真伪?可是,碑文言之凿凿,又不由人信。

最近,笔者浏览国学达人高文秀老先生的博客,其中《尉迟敬德成为门神及尉迟恭敕造寺庙的由来》一文,读后让人茅塞顿开。文中说:“明太祖朱元璋整饬佛道,规定天下寺观,凡不是名胜来历久远的寺庙一律取消,且不得新建。在这种情势下,许多寺院都冒充古寺,选唐朝是比较合适的,谁建的呢?尉迟。尉迟在这里不单单是用来冒充,其实更有作为护法神的意思。因为许多城池也号称尉迟敬德敕造,城池没有必要冒充古老,唯一的解释是把名将尉迟作为城池的建造和保护神,祈冀城池永固,‘尉迟恭(敬德)敕造’砖不过相当于尉迟的法印、符篆而已。出家人不打诳语,尉迟恭(敬德)敕造是将尉迟作为寺庙保护神,至于让人误解,阿弥陀佛,施主自误。尉迟与佛教也是大有因缘,尉迟的侄子就是大名鼎鼎的窥基法师,玄奘得意弟子。还有,唐代一位著名的佛教壁画画家叫做尉迟乙僧。这些都可以增加尉迟恭(敬德)入选的砝码。”

熟悉朱元璋历史的人都知道,他出身贫贱,曾出家为僧,游方乞讨,因此对寺院经济比较了解。再说,朱元璋一生崇尚节俭,深知一座寺庙从建立到运营消耗巨大,他惯以重典治国,确实曾下令限制僧道数量。如洪武六年,朱元璋诏令:“府州县止存大寺观一所,并其徒而处之”,以防“徒众日盛,坐糜而食,蠹耗财民”。不可否认,朱元璋时代,催生了若干尉迟恭与寺庙结缘的传说,以至于后世以讹传讹。

稍加留意不难发现,国内不少地方的寺观塔庙都与尉迟恭存有渊源——不是说这些建筑是由尉迟恭敕造,监修,就是说尉迟恭曾在这里住过宿,洗过马,说法五花八门。当然,也有选择其他历史名人做幌子的,譬如,唐朝的李世民、秦琼和薛礼(字仁贵)等。稍加分析不难判断,大凡寺观与尉迟攀缘,如果是到了明朝才诞生故事传说,概难逃有冒充和附会之嫌。故此,绝不可因阿掖山存在碑文记载,就认为尉迟恭必定曾经来过阿掖山,不出意料的话,这只是上述国内普遍现象之一例,除非有新的重大发现。



俑,从冠饰和服饰还可看出地位高低的差别。

立俑绝大部分为男俑,分为三种:地位较尊贵者头戴鹤尾冠,颌下粘附冠带,身着交领右衽曲裾长袍,大袖,外衣曳地;次之者头戴冠,中分发式,颌下彩绘冠带,表情优雅恬静,双手合抱于胸前;地位最为卑微的应为侍俑和兵俑,体型最小,头戴冠,表情谦卑,绝大多数身着紧身齐膝长袍,少数身绘铠甲,身形纤瘦,黑发绺髻长垂,体态婀娜,楚楚动人。骑俑为仗仗俑,与部分陶马配套使用,呈跨坐式,身着交领右衽长袍,身披云肩,腰间束带,左手似牵缰勒马,右手似手握兵器,昂首挺胸,精神抖擞,呈现出威武雄壮的姿态。人物的五官、胡须均用细笔勾勒,俑身上的彩绘在地下历经两千多年仍然能够保存完好。古人是如何做到的?这还有待于文物保护人员以现代科技手段来揭示其中奥秘。

陶马按体型分为大、中、小三种,立姿。细看这些陶马,两眼圆睁外凸,嘴微张开,脊背微凹,臀部浑圆厚实,前腿挺直,后腿微屈,马尾下垂,末端打结。马周身饰以彩绘,马具纹饰色彩鲜艳,线条清晰流畅,绘画技法高超,立体感较强,给人感觉马具好似真正的皮革制品披挂于马身之上。放眼望去,犹如一匹匹真正的骏马呈现在人们面前。

作为青州市博物馆的镇馆之宝,香山汉墓彩绘陶俑将汉代人的审美观表达得淋漓尽致。该批陶俑对研究当地西汉时期的历史、社会、艺术及丧葬制度等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是不可多得的艺术珍品。



〔镇馆之宝〕

彩绘陶俑 青州香山汉墓

□高山

川国都尉县(今寿光市纪台)遗址。据历史文献记载,菑川国管辖地域大约相当于今天山东淄博、寿光、青州等地。香山汉墓与尉县相距咫尺,具有明显的密切对应关系,墓主人来自尉县也就合乎情理了。

而从墓葬情况来看,墓主人身份较高,当为王侯级别。据《宋书》记载,南朝宋孝武帝大明三年(459年),“民焦恭破古冢,

人们都知道,陕西秦始皇兵马俑以其宏大的规模、磅礴的气势被誉为“世界第八大奇迹”。而在山东青州,也有一批文物不啻为一座小型的兵马俑阵列。其文物数量之大,种类之多,彩绘保存之完好,实为国内罕见。这就是青州香山汉墓彩绘陶俑。

2006年6月,青州谭坊镇大赵村村民在建设取土时,在香山北麓发现一处古代墓葬陪葬坑,立即上报文物主管部门。随即,山东省考古所和青州市博物馆联合考古队立即对陪葬坑进行了抢救性发掘。

香山古墓墓葬形制为“甲”字形,边长35米,墓道长40米。从墓葬形制和出土物来看,该墓年代应属西汉中前期。青州香山汉墓被国家文物局评为“2006年全国重要考古发现”,出土文物种类丰富,按材质可分为陶器、铜器、铁器三大类,其中以陶器为主,约2000件。陶质文物分装在3个木箱内,其中有文物俑约800件,陶马约350件,陶猪、狗、牛、羊、鸡大约250件,生活用器物有鼎、盒、壶、盆、盘、尊、奩等,在同一坑内分上下两层埋葬。

该墓葬发掘后,墓主人的身份成了人们最为关心的问题。据分析,墓主人很可能和西汉菑川国有关。而根据墓葬情况与历史文献相互考证的过程,犹如剥茧抽丝,还颇有几分曲折。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李森教授结合文献记载和考古发现,认为此墓主人为汉高祖刘邦之孙、西汉菑川国第一代国王刘贤。

首先,从地理位置来看,香山汉墓所在地属于西汉菑川国地域,墓正北方10公里处即为菑

得玉钺。”“古冢”据《太平寰宇记》记载为“纪侯冢”,与今香山汉墓位置是吻合的。但香山古墓在考古发掘时已被确定为西汉中前期,因此“纪侯冢”的说法便不成立了。《宋书》记载中的“玉钺”极有可能就是玉衣,而根据汉代礼制,当时只有皇帝、诸侯王、列侯、长公主、大贵人死后才能享用玉衣。此外,从墓葬形制来看,该墓为“甲”字形土坑竖穴墓,规格较高,且陪葬坑中出土了带有“行官”字样的封泥。因此,墓主人极有可能就是菑川国国王。

尤为特殊的一点,是香山汉墓的陪葬品埋藏草率,该墓虽然属于规格较高的大型墓葬,但与已发掘的西汉王陵相比还是显得有些异样,特别是经过考古钻探只发现一座陪葬坑,且陪葬品在坑内分两层叠压排放,显得比较凌乱。既然贵为一国王侯,为何下葬竟如此草率?这要从西汉历史中寻找答案。汉景帝三年(前154年),菑川王刘贤参加了以吴王刘濞为首的“七国之乱”。兵败回国后,刘贤畏罪自杀。由于参加过叛乱,刘贤死后的下葬待遇必然会被降低,这当是该墓陪葬品埋藏比较草率的合理解释。

当然,香山汉墓主人为刘贤也只是李森教授根据历史文献和现有考古资料得出的一个合理推断,实际结论还有待于将来更多考古资料的出土来加以印证。

尽管香山汉墓的墓主人是戴罪下葬,但这并不影响陪葬品的文物价值与艺术价值。陪葬品中以人物俑和陶马最具代表性,造型优美简练,姿态生动传神。人物俑可分为立俑和骑